

箏
韻
一
得

汝舟



署檢

卷一

四

一

四

六

七

等韻一得外篇

桐鄉勞乃宣撰

字母

三十六母傳於今者以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爲最古鄭
漁仲通志七音略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及康熙字典
所引字母切韻要法等韻切音指南皆同考諸廣韻集韻
諸書音切無不符合實足以括一切有字之音後世諸家
刪之併之皆非也惟三十六母專以有字之音爲主故清
濁皆有字者則清濁並列見與羣端與定知與澄幫與並
非與奉精與從心與邪照與牀審與禪影與喻曉與匣二

十二母是也。清有字而濁無字者，則專列清聲。溪透徹滂敷清穿七母是也。濁有字而清無字者，則專列濁聲。疑泥孃明微來日七母是也。然以聲音求之，溪透徹滂敷清穿皆有濁聲，疑泥孃明微來日皆有清聲，特無其字耳。如皆並列，則當清濁各二十五母。邵康節皇極經世聲音圖以二十四音分列四十八行，卽此意也。惟邵氏併孃於泥，刪敷而於輕齒增比類重齒日字之一音，與古稍異。詳考之，其併與刪則非，其增則是。顧應增之音猶不止此。按三十六母見端知幫精照爲一類，羣定澄並從牀卽其濁。溪透徹滂敷清穿爲一類，有清而無濁。非心審曉爲一類，奉邪

禪匣卽其濁而來字亦爲此類之濁疑泥孃微明日爲一
 類有濁而無清母之有此四類如韻之有四等支分派別
 秩然不可紊古有純清次清純濁次濁之目洪初堂四聲
 韻和表有發聲送聲外收聲內收聲之目錢竹汀養新錄
 又有出送收三等聲之說皆指此四類而言而所分尙不
 甚明確今定第一類曰戛音第二類曰透音第三類曰轆
 音第四類曰捺音令各母皆依類相從則牙音見羣爲戛
 溪爲透疑爲捺而無轆當依經世以曉匣相從爲其轆舌
 頭端定爲戛透爲透泥爲捺而無轆當依經世以來相從
 爲其轆舌上知澄爲戛徹爲透孃爲捺而無轆當援經世

增比類日字輕齒音之例。增比類來字之輕音爲其轆。重
唇幫並爲戛。滂爲透。明爲捺。而無轆。當增比類非字之重
音爲其轆。輕唇敷爲透。非奉爲轆。微爲捺。而無戛。當增比
類幫之輕音爲其戛。齒頭精從爲戛。清爲透。心邪爲轆。而
無捺。當以經世所增比類日字之輕音爲其捺。正齒照牀
爲戛。穿爲透。審禪爲轆。而無捺。當依經世以日相從爲其
捺。惟喉音影喻無戛。透轆捺之可分。獨爲一類。以天下之
聲皆出於喉而收於喉。爲諸母之本也。如此則喉音一清
一濁。餘七音各四清四濁。於三十六母之外。加原專有清
之七濁。原專有濁之七清。及邵氏所增之一清一濁。比類

新增之三清三濁共爲五十八母。清濁各二十九部。居整飭脈絡分明。按類求聲。若網在綱矣。爰依此爲譜。於古母三十六仍無出入。而有條不紊。純乎天籟。較之古法。有漸近自然之妙。竊謂與諸家之妄加刪併者有間。

三十六母舊分牙舌頭舌上重唇輕唇齒頭正齒喉半舌半齒九音。按牙與齒無別。以聲考之。見溪羣疑等母實發於鼻。今遵性理精義。御案改稱鼻音。其舌唇齒音各二。又有半舌半齒。稱謂頗參差。考齒頭正齒有輕齒重齒之稱。見李文貞公集。今從之。舌音二本舌頭重而舌上輕。亦比類稱爲重舌輕舌。以歸一律。半舌齒之二母。則從經世

來歸於舌日歸於齒不復存半舌半齒之名釐爲喉鼻重
舌輕舌重齒輕齒重脣輕脣八音以取其名類整齊條理
明晰非妄改也

三十六母之次切韻指掌圖首見溪羣疑次端透定泥知
徹澄娘次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次精清從心斜照穿牀審
禪次影曉匣喻次來日以牙舌脣齒喉半舌齒爲序切韻
指南惟娘作孃斜作邪影曉匣喻作曉匣影喻餘皆同字
母切韻要法等韻切音指南皆羣作郡牀作狀而影曉匣
喻要法作影曉喻匣指南作曉匣影喻餘皆同七音略首
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次端透定泥知徹澄孃次見溪羣疑

次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次影曉匣喻次來日以唇舌牙齒喉半舌齒爲序按人聲之發自內而外始於喉次鼻次舌次齒而終於唇此自然之序也 國書十二字頭以阿字爲首卽喉音影喻母李文貞公曰三十六等母以見溪爲先 本朝字書則以影喻爲先意作等韻者置喉音於後以寓歸根還原之意然不如字書揭之於首之爲當也今用其說以喉音爲首至鼻舌齒唇四音古皆唇先於齒今移唇於齒後由喉而鼻而舌而齒而唇以合自然之理

國書以阿字爲元音謂諸字皆生於阿阿者麻韻也天竺

字母悉用麻韻字母切韻要法以迦佉等字爲首列皆此
意。欽定同文韻統內華梵字母合璧譜取梵音三十六
母爲華音字母所從出者列於上而各注華母於下所列
皆麻韻之字有平者列平聲無平者借入聲字讀作平
聲濁聲不備者借用清平字注曰濁讀作濁聲無字者用
兩字合聲今於譜中有字之三十六音悉遵用之而於借
入讀平之嘎喀哈噶答塔達拉納髻而擦薩雜拔等字在
平聲角加圈借清讀濁之阿哈沙薩等字在字外加圈以
示區別其無字之空圈亦皆作麻韻讀惟知徹澄孃四母
合璧譜原作齋妻齋尼而於前三字下注咤侘茶三字按

咤咤茶三字西人作双母重韻
位列和徽澄四母下選

齋妻齋尼
鴉鴉鴉鴉

皆近齊齒呼故前三字即改用所注咤侘茶三

字第四字改用第三譜開口呼所注拏阿切之齋字又非
敷奉微四母原作聿聿聿聿按幹字係合口呼且係影母
故改用第三譜開口呼所注反切之齋齋齋齋四字

隋唐以來反切無出三十六母外者江慎脩謂三十六母
不可增減洵篤論也惟音則實有未備故康節增之然所
列之字透類之濁皆北音濁平而其字實皆戛類之濁捺
類之清皆上聲而其字皆濁上與古書皆不合惟所增比
類日字之輕齒音不列字但列空圈最妥今仿其意於三
十六母之外所增二十二母悉列空圈而述其讀法於譜

後依類呼之其音自出不敢妄自列字慎之至也

皇朝通志七音略曰知徹澄古音與端透定相近今音與照穿牀相近泥孃非敷古音異讀今音同讀性理精義御案曰知徹澄孃等韻本爲舌音不知何時變入齒音今惟閩廣間尙是舌音不改爾等韻次於舌音之後經世次於齒音之後則疑邵子之時此音已變也又曰以等韻之例求之敷字當自爲一音與滂字對如此則等韻有二十五母而經世止於二十四蓋此字絕少因失此音也按知徹澄孃敷各母後人每有刪併者然知徹澄古爲舌上音與端透定舌頭音相近而不同卽釋名所謂以舌腹言之

也。今閩廣人呼此三母猶出於舌腹其音介在舌與齒之間。此變入齒音之所由來也。而實則自爲一音與舌頭正齒俱異。泥與孃亦一爲舌頭一爲舌上。今音有兩母皆讀作舌頭者。有開口合口兩呼。皆近舌頭。齊齒撮口兩呼。皆近舌上者。雖兩母往往相混。而兩音之分別猶存。今仍皆分列之。非敷爲幫滂之輕音。輕唇音始別於六朝。古者重唇輕唇同讀。廣韻中猶有以府字切幫母。匹字切敷母者。可證而非敷兩母則無混者。以非爲幫之輕乃戛類。敷爲滂之輕乃透類也。而今音則非敷皆讀作輕唇。轉類所以無別。然如敷母捧字之類。猶有讀作滂母者。是猶未全混。

也。今仍以敷母爲輕唇透類，非母則今已無讀。戛類者，故從時音列輕唇轢類，而著其說於此，以存古音之舊。

輕唇戛透兩類，今已無此音。惟陝西讀重齒音似之。如讀諸初書如四字，書作夫，卽輕唇轢類。如作無，卽輕唇捺類。其諸字之音，卽輕唇戛類。初字之音，卽輕唇透類也。

皇朝通志七音略曰：疑微喻南音各異，北音相同。按疑與微如吾與無之類，疑與喻如愚與于之類，疑微喻如危惟爲之類，皆南異北同，今俱分列。

李文貞公等韻辨疑曰：羣定澄從牀並南方爲見端知精照邦之濁聲，而北方爲溪透徹清穿滂之濁聲。按古母皆

從南音透類無濁北音亦惟平聲爲然仄聲不盡然今所增配專清之七濁母皆當作北音透類濁平讀之

疑泥孃明微來日七母皆濁聲無清聲按今俗音如孃母黏字明母媽字來母拉字之類皆讀清聲雖無其字實有其音故所增配專濁之七清母皆當如俗音所讀清聲讀之

康節所增輕齒一音當比類日母作輕齒捺音讀今南方讀日字有近輕齒者是也新增之三清三濁一爲輕唇戛類卽古音非母爲幫之輕音一爲輕舌轆類當比類來母以舌腹言之一爲重唇轆類當比類今音非母而鬆其唇

讀之如吹氣然卽是

音之生由於氣。喉音出於喉。無所附麗。自發聲至收聲。始終如一。直而不曲。純而不雜。故獨爲一音。無戛透轆捺之別。鼻舌齒唇諸音。皆與氣相遇而成。氣之遇於鼻舌齒唇也。作戛擊之勢而得音者。謂之戛類。作透出之勢而得音者。謂之透類。作轆過之勢而得音者。謂之轆類。作按捺之勢而得音者。謂之捺類。戛稍重。透最重。轆稍輕。捺最輕。嘗仿管子聽五音之說。以狀之曰。戛音如劍戟相撞。透音如彈丸穿壁而過。轆音如輕車曳柴行於道。捺音如蜻蜒點水。一卽而仍離。此統擬四類之狀也。又試以各母俱讀入

聲而各假物以分擬之。則尤明顯。鼻音發於齶間。齶之形平。故其音如杖之平末者遇物而成。戛音嘎。如杖築地。透音喀。如杖穿壁。轆音哈。如杖曳於地。捺音嚕。入聲。如杖略挂於柔物。舌之形圓。故其音如彈丸之圓者遇物而成。戛音答。如彈擲地。透音塔。如彈洞壁。轆音拉。如彈輓於地。捺音納。如彈略抵於柔物。齒音氣達於齒。其形銳。故其音如矛之銳末者遇物而成。戛音查。入聲。如矛卓地。透音叉。入聲。如矛刺壁。轆音沙。入聲。如矛畫於地。捺音髻。如矛略點於柔物。脣之形匾。故其音如掌之匾者遇物而成。戛音巴。入聲。如掌擊地。透音葩。入聲。如掌破壁。轆音奇。入聲。如掌